韓非子

三

子12-3

韓非子卷第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難三第三十八

難一第三十六（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柰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禮繁縟故曰繁禮唯忠信可以學禮故曰不厭忠信）戰陣之閒不厭詐僞（非譎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僞也）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柰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苟且也）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因詐得利必以詐僞俗故言後有忠信）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

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問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妄歎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朞年甽畝正（相讓故正也）河濱之漁者爭坻（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舜往漁焉朞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苦窳惡也）舜往陶焉朞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非大人之事）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堯在上三人爲惡仲尼謂堯爲聖者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若堯以聖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

力 刀

嘗 甞

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朞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朞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為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力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非為君主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子首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豎刀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聞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偽不長蓋虛不久（言蓋藏詐事不可久也）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豎刀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為其主者（盡死力亦不愛身也）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為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自然姦不見用也）雖有豎刀其柰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

相
栢

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計臣力 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
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
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
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
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閒使善敗不聞禍福不
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
不待尊貴而進論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脩通羣臣輻湊
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蔽
於後（賞可賞 罰可罰 無所蔽塞也）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
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張孟談曰晉
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
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

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
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
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
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
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臼竈生鼃而民無反心是
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
之臣是襄子罰也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
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臣有不驕僅合臣禮非有善不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
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
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
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

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嘆息之聲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弒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爲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桓 栢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德修而隱不爲臣刑故宜刑也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

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晉伐齊也靡笄山名）韓獻子將斬人郄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郄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郄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郄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徇又不辜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郄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郄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郄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郄子且後至也夫郄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徇既不辜益得一謗）是子言分謗也昔者紂爲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此助爲虐更益謗也）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謂不辜也）且望郄子之得之也（望郄子正韓子之過）今郄子俱弗得則民絶望於上矣（君上闇惡更何所望也）故曰郄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郄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絶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郄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踈於是立以爲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爲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踈爲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

詔 詔 詔壞字

桓 栢

(令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爲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栢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都丞官名官之卑者也)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即避卑即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霸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緩翟璜也)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鄰國交私以示己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景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栢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手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爲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樛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踊貴而屨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七老反)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踊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卒問而即非深思也亂國重典豈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苟不當雖少猶以爲多也)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且不止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爲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

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
此非所以為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
也公故其不雪之以政公曰故其善因發倉囷賜貧窮論
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
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囷
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
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為遺冠也是雖
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發囷倉而
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
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常望遺官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
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

悅 之也

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
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
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
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
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
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
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為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
也仲尼以文王為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
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剪削彌縫隰朋
善純緣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
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

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干而干亡處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干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里門也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為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咎犯極諫故使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王有司三請皆曰告仲父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優俳優樂者名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勞於索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為虜干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道賢而已矣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

糾 糾

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
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
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
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
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
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
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
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
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
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
為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弒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
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
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

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
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
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戶而不葬桓公不知臣
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
於義謂之窕言嫡也且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窕貨君
子不聽窕言不受窕貨之姑免矣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窕言辯
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
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
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
誠之言也入多之為窕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
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豐多也雖倍入

災 災

將柰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温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温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窶貧者無術之害也

趙簡子圍衞之郛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簡子以犀爲櫓櫓而自卧之楯櫓也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冑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無弊者但君不能用之耳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

不 不

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乱身好玉女秦人㴱侵去降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衞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士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死所以用人也文能以賞信必罰未必去櫓親立於矢石間簡子未可以速去矜櫓也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數者謂親愛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稀也今以爲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於上皆善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能孝於親者尚百無益況於君百族而行孝哉是誣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失人不北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失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

失人之行人未知衆之道也

韓非子卷第十五

劫 劫
善 善

韓非子卷第十六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難三第三十八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櫚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龐櫚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力也聞善聞姦俱當賞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止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

言當

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當時君爲蒲翟之人無臣之分則何有焉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絶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袪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之也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爲有桓文之德是臣讎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爲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非識言也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復爲貞不皆死然後爲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爲治非其難者也夫處世而不能用其有而悖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爲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分而爲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大臣晚置太子

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
借人成勢而勿侵害己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愛
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隅君此則可謂三難也葉公
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
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
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
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
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
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
門為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謂以大夫之業賜與為寢也）故曰
政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恐民有倍心而誠說之悅近而來
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為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

懷 懷

所以敗也法敗而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
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
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
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
以禁下恃為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
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為
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君力之所致也有
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
故疾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
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
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
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
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

嚭 嚭

賢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爲僇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自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政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則是使景公無術使智之侈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爲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爲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汙穢爲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方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尅於上精廉尅也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伊如上雖侈非國之患也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則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韓子以齊桓侈於桀紂猶未虧德形於翰墨著以爲教一何逆理之甚其不得死秦獄未必不由此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閒遺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不以法度而用智故曰多事也必姦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典主也謂其事而責成之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毒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則因

然 然

物以治物（謂若因龍以治鱗蟲因鳳以治羽鳥也）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偏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羿雖善射見雀未必一得之故曰誣也）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脩其理而以己之肖察為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中期推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

主 王

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況孟常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其不可侵強與弱奚其擇焉夫在不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畏有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主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

也而爲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説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説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宴室獨處曾史之所僈也觀人之所肅非行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爲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内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代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

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臣以亡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

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踦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崏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謂湯身易名武身受詈而海內服趙咺走山田外僕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心非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奔齊景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閒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群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疏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弒父鄭去疾予弟而魯桓弒兄五伯兼并而以桓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爲亂也君明則誅知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赦之實也則

褚° 褚

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説何以爲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有怒不行且舉之故曰懸怒）懸怒則臣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黿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讎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郤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公父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爲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有讎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

衛靈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淺矣公曰奚夢夢見竈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

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已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主已則必危矣

或曰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噲賢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賢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叔孫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則侏儒之未可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曰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已則必危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已必不危矣

韓非子卷第十六

韓非子卷第十七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難勢第四十

愼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

應愼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

傳 傳

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為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
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今雲盛而螾弗能
乘也霧醲而螘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
螾螘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
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以治
天下也其勢何以異桀之勢也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
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
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
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
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為虎傅翼飛入邑擇人
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桀紂為高臺深池
以盡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乘四行者南面之威為之
翼也使桀紂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

玉 王

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
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
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
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為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為
車以勢為馬以號令為轡以刑罰為鞭筴使堯舜御之則天下
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
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
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為足恃以治官客曰
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
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夫聖舜生
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
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
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

括
栝

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
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
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
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
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
勢此矛楯之説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
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絶於中吾所以爲
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
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
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
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而分馳
也揚去亦遠矣夫弃隱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
使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説而人辯

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然矣且
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
民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説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
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
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
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説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
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
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
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
亭歴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末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
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問辯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在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

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爲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爲賢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令陽成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爲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效之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彊二子

鄙 鄙

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爲先生無取焉韓子曰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爲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科身者貪鄙之爲也臣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

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愼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勃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万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

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
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
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
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
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
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
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
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
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謂過也
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
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
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

六葉第二第三行与宋刻不符
匠 下止 而 下空到底
智 下空到底

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
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
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
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
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四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民非所
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
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
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
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
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
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

聞 闕誤字

衛

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讙兜
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
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
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微亂之以其
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
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万也故
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
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頡衛僑如狐不稽重
明董不識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
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
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
不令之民也此十二者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
於山谷或沉溺於水泉有如此臣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
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吳子
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
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待之以其身雖死家
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
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齊田恒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
僑如衡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
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偪君下
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
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后稷皋陶伊尹周公
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衰范蠡大夫種逢同
華登此十五人者爲其臣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意
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
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

為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為壑谷鬴洧之卑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鬴洧之卑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之鄭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荊芋尹申亥隨少師越種干吳王孫頟晉陽成泄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為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殺衆不難為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陳靈身死於夏徵舒氏荊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荊吳并於越知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王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國傷民敗法類也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囹圄緤紲纏索之中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賤也以其能為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無數以度其臣者必以其衆人之口斷之衆之所譽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為人臣者破家殘賥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為譽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祿以相勸也曰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為賢彼

弱 弱

又使譎詐之士外假為諸侯之寵使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淫說其主微挾私而公議所為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為談者左右之人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内外之於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君明王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構黨與聚巷族偪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姦臣聞此蹷然舉耳以為是也故内構黨與外攄巷族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内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諸侯之權矯易其國隱敦適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其君取國者衆矣然則難之從内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主也若夫轉身法易位全衆傳國最其病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畢弋馳騁撞鍾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慾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畢弋夏浮淫為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筩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兵不

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邵公奭之後也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十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鍾石之聲內不堙汙池臺榭外不畢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爲人主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徇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瓌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譟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誣敢情以談說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

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闚其臣也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无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詭使第四十五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高設爵位所以爲賤貴基也而簡上不

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謂之重法
令所以為治也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
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
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
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
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
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為治相詭也今
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愨純信用心怯言時謂之窶守
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
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吏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
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
愿少欲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
師徒閑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仁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
智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而
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
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
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為治也凡所治者刑罰也今有
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讒諛者任四封
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
之所以立者恭儉聽上而巖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
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書為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
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之孤飢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
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
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蠱為順辭於前者日賜上握度量所
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
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

徭 傜
姝 妹
所 上界空下不空

誅姦人所以為上治也而愈疏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傜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無宅容身死田畝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善剬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閒官之士尊顯上以此為教名安得无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位者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世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汙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賞賜之所以為重也而戰鬭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超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掩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與下先謀比周雖不法行威利在下

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窞路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為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亂以非法措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韓非子卷第十七

出世
穀穀

韓非子卷第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畏死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劒攻殺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穀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

民也而世少之曰讇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僞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古者有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弃髮必爲之愛弃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痤者痛飮藥者苦爲苦憊之故不彈痤飮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郄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産男則相賀産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求人主之過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故明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

饉° 饉

行於子者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積愛而令窮吏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筴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推行也）父薄愛教笞子多善用嚴也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飢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飢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為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刑此亂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美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名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眾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

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蹟於山而蹟於垤山者大故人順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弃之也犯而誅之是為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輕罪之為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筴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亂此以為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當家之愛子財貨足用貨財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上懦則肆於為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明矣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為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君天子而桀未必為天子為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

眩 眩

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爲辯身不任者而自飾以爲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八說第四十七

爲故人行私謂之不棄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謂之得民不棄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脩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智士者未必信也爲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爲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爲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脩士者使斷事也脩士者未必智爲潔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惛處治事之官而爲所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脩則君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下必坐上決誠以參聽無門戶人莫能測也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

者不得斷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爲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行之不
可以爲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千世亂而卒
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爲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
焦木枯立死若木之枯也華角赴河雖不可以爲耕戰之士故人主之
察智士盡其辯焉人主之所尊能士能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
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
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脩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
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
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
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而又
尊行脩則民之產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脩以貳功索
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軏 軌

文 丈

搢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銛言國軍異器方揗也言搢笏之議干戚之舞與夫方揗鐵銛不相稱適也
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干城距衝
衝不若堙穴伏櫜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
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銚而推車者珧蜃以蜃爲銚也即推輪也上
古摩蜃而耨也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
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
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
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法所以制事事
所以名功也法有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事成而有害權其
害而功多則爲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有也是以拔千丈
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乘謂其半也甲兵折挫士卒死傷
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弃髮除者
傷血肉爲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

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柰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利貨賂不行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爲前（不可先以愛養之也）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於外無死虜之禍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

與（宋刻似空格墨筆補）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爲能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爲富民者也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虛聖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盡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慮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力勞不用而國治也

不 而 不誤字

亡 亡壞字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上下清濁而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鼷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有土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已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故有貴臣言不度行

譽 議

而有僞必誅故無重臣也

八經第四十八

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力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不可測也)其用人也鬼(如鬼之陰密)天則不非(既高不測誰能非之)鬼則不困(既陰密誰能困之)勢行教嚴逆而不違(雖逆天下不敢違此勢之用也)毀譽一行而不議(毀譽一行而天下不敢議)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禁誅於私家不害功罪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

因情一曰收智

二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用君之一人之智力不知任衆而用國也）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在過下君盡巳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自取一則毋道墮壑之累故使之諷諷定而怒是以言陳之曰必有筴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成敗成敗有徵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君人者合符猶不親而況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況於懸乎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神則下盡下盡下則臣上不因君而主道畢矣

主道一曰結智

三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爲同者刼與共事者殺故明主審公私之分審利害之地姦乃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主母君幼稱制后姬之姓則強庶逼兄弟則公子擅國大臣代主執物者顯賢則虛名掩君）任吏責臣主母不放（廢亂輒責於臣）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過不爭（不令庶子貳嫡也）權籍不失兄弟不侵（權柄國籍不失於下也）下不一門大臣不擁（不令一門專制則不得權）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外內也外曰畏（外臣行威物皆畏）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結誅親暱重帑則外不籍矣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因矣外不籍內不因則姦宄塞矣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責帑固也賢者止於質貪饕化於鎮姦邪窮於固忍不制則下上小不除則大誅而名實當則徑之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讎此謂除陰姦也醫曰詭詭曰易易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

參 參

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播出曰遊禍其患鄰敵多資僇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其患徼幸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踦曰卷禍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脫易不自神曰彈威其患賊夫酖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則有劫殺之事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其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之道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

起亂 一曰亂起

四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行參必拆揆伍必怒不拆則瀆上不怒則相和拆之徵足以知多寡怒之前不及其衆觀聽之勢其徵在比周而賞異也誅毋謁而罪同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

嘗 嘗

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官以懼遠使舉往以悉其前即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握明以問所闇詭使以絕黷泄倒言以嘗所疑論反以得陰姦設諫以綱獨爲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宣聞以通未見作鬭以散朋黨深一以敬衆心泄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知辟罪以止威陰使時循以省衺漸更以離通比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令約其辟吏郎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

立道

五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怒見則威分故明王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鄰謁過賞

得 得
得壞字
節 飾

失過誅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為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

參言

六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言之為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吶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姦之食上也取資乎眾籍信乎辯而以類飾其私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辯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說大而誇則窮端故姦得而怒無故而不當為誣誣而罪臣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博論以內一人主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構論於已變之

者也

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徵眾諫以效智故使君自取一以避罪故眾之諫也敗君之取也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語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必任其一語不得擅行必合其參故姦無道進矣

聽法

亡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闇也上闇無度則官擅為官擅為故奉重無前則徵多徵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於任(能任事則取之)賢於官(能守官則賛揚之)賞於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任事者毋重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誹焉不足

賕
賕壞字

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
乎爲上當譽同軌非誅俱行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有重罰者
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類柄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
卑下故下肆很觸而擧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
上以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賕紋之政務爲貨賕是以法令隳尊
私行以貳主威行賕紋以疑法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故君輕
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
榮不得以家利爲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
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民能
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
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韓非子第十八卷終

氏
民
氏誤字

韓非子卷第十九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五蠹第四十九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搆木
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
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
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
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搆木鑽燧
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
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
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脩古在扶急也世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
爲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
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

股 胈

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谷水難得故節以水相遺也）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澤者苦水故買人功使決竇也）故饑歲之春

幼弟不饟（幼弟可惜猶不饟之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爭士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大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已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脩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矩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

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且民者固

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脩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勢之凡民皆如列徒（即七十子也）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

功
功壞字

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掇（金銷爛雖多跖弃而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有廉隅之人）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謂之賢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弱之禍則私行立而功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劒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

廉 廉

梁 梁

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爲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游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於游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脩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乱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辨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乱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礼乱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貧民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

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伐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脩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強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

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舉則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爲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爲用矰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

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強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爲從朞年而舉衛離魏爲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尽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政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爲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

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劒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脩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

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
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第五十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
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
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
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
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
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
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
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
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
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
誣之學雜反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
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
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
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
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
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鬭爭取不隨
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
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
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
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
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
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
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

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疚
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
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
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
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
而高其行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澤設爵
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
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
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
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
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民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
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
鬬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鬬不可得也國平

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
以亂也且夫人主於聽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而官用其身若
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為非
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
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推
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
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而智有失
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為悗其言
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
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
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
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
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

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家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非一國可使齊爲治者用衆

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敎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嗇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歲萬歲之聲括耳

三三
癰癱

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善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釋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首病不治則加痛也）不揊痤則寖益（謂癰也疈感而潰之披疈也）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脩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飢饉備軍旅也而以為貪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并力疾鬭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

韓非子卷第十九

韓非子卷第二十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飭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忠孝第五十一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為是而法之是以有弒君有曲於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為人君而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其君湯武人臣而弒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為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為義而弒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

讓　讓壞字
慢　侵
下　下壞字
欲　欲

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爲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造愁貌也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然則有道者進不爲臣主退不爲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爲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爲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爲害耳豈得利焉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

王　主
蹈　蹈

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弒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爲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主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爲家亂世絕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徧死而願天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爲烈士者雖衆獨行取異於人爲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爲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教出於無用者天下謂之察臣以爲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

淡之人必以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爲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强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爲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誹謗其君者也非其親者知謂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此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爲忠臣古者黔首悗密惷愚悗忘情貌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儇詗智慧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二者殆物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爲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爲刑禁也然爲太上士不設賞爲太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主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正五霸不待從橫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

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

權
權

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用能之士進則

察
察

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使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以主之明塞矣昔關龍逄說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此三子者為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士之所以亂也

物 物

飭令第五十三

飭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以五里斷者王能參驗五里然後斷定其罪如此者王也以九里斷者強既王且強宿治者削宿置也若委置其法則必削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周術行都之過則都無姦市物多者衆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雖受不多然當無則不可滿也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塞此謂以治去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案兵不攻必當朝廷之事小者不毀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是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

其能勝其害輕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莫負乘宮之責於君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此謂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輕刑輕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

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強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強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難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與世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世知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治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能越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敵者強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聞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敵適於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闢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制分第五十五

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祿則法必嚴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賞好惡以御民力事實不宜失矣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為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為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

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以異爲分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胥賞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爲務是何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柰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則使相闚柰何曰蓋理相坐而已（同里有罪必相坐）禁尚有連於已者理不得相闚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闚者多也如此則慎已而闚彼發姦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任保也同里相保之人則坐之人則任坐）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則毋適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畸功之循約者雖知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是以刑賞惑乎貳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循理不見虛功度情詭乎姦根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爲略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僇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實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

不僇 不僇

韓非子卷第二十

影寫本与宋刻違異者黄先生既於本文以朱筆已之復標於上
方使人開卷了然間有僅改本文上方未標者如干处今悉為補
錄於字傍加圈作識以別於黄先生朱筆云　壬戌十月嵩菴

此韓非子為錢氏述古堂影宋鈔本曾藏泰
興季氏見於二家書目者也今此本為何錢氏之
卷首葉有季氏藏書鈐記可證其確然矣近日
從新安汪啓淑秀峰家所謂開萬樓者售出
遂於杭郡韓江亭手錄力不能蓄後為蕘圃黄君
換册白金取去豈物固無者主耶抑物惟將命
有力者始能取之耶抑於其歸之也亭題數語以志
緣起並贊其理於黄君也若夫此本之勝俗本

皆不可以道理計者即趙文毅本錢遵王本而
出然頗出意見改竄亦失其真非得見此本無
由剖斷其是非不僅以周君鈔而足重則蕘君
知之甚審不待予贅言予好不藏錢云
嘉慶壬戌中元前三日澗薲顧廣圻書於城南
之思適齋

余性喜讀未見書而朋友中與余賞奇
析疑者惟顧子千里爲最相得歲丙辰
千里借窓讀書兼任讎校故余所好
之書亦唯千里知之爲最深每遇奇秘
本爲余所未見者千里必代購以歸余
四五年來插架中可備甲編之物亦不
乏也歲辛酉余西赴計偕賓主之歡
遂散然翰墨因緣我兩人無一日去
懷千里就浙撫阮芸臺聘入校經
之局每歸爲余言曰近日喜讀古

書者竟無其人蕘杭兩處古書之
多与講古書人之多杭遠不如
蕘此種話可爲知者道難与俗人
言也今歲六月千里自杭歸于余
而前所略云近所得書有元刻呂氏春
秋雁鈔嚴氏詩緝明刻書錄合
要余亦以爲書皆好收白遂以歸余
易白金十二兩而去閱四外可有好
者千里曰無矣余亦信杭之果無
好書越一日過千里于金閶書肆

縱談半日而別將別去復停立于道
旁語余曰有一書願心絶品此書必當
歸于子惟不可不識此書雖鈔本須
得刻本價閱其名始云爲影宋鈔
韓非子藏爲錢遵王季滄葦兩家
需直白金四十兩余急欲觀其書千里
曰此書爲估蔵游家所散而他姓得
之託余亦售于子故索直余聞之
喜甚矣然子書中惟管韓爲最廿余
所收子書皆宋刻爲多惟管韓尚缺

管子猶見宋本若韓非子并未聞
世有宋本今得影鈔者豈不大快宋
抹頭買書全書並諸友人所貽以
卅金購之全書之得見遲延至數日
蓋千里二爰不忍釋手矣千里跋云
力不能盡余亦真能盡者特以所
好在是必多方設之較千里為更
愛宋取校趙本覺誤字特多正
唯誤字思之正是一適唯千里為
能收之于杭二雅余為能收之于

藏乃信世之識古書者我兩人能有同
心焉今所收于書甲編中又當添
置一席矣收書之日為中元日以
黃三八郎刻者俱有江夏所館天
壤閣翰墨因緣巧合如是抑何
琦邪并著之以誌幸事時嘉慶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黃丕烈書于
王洗馬巷之士禮居

宮有堊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堊之地則寡非矣公
子糾將爲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爲
亂乃使魯人殺之
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絶之曰吾不與子爲昆
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
之戰公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其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故曰
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故曰物之幾
者非所靡非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
不復疑也孔子曰寛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恒曲爲曲直爲直
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

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趮謂宮他曰為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為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荊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為相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弒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荊王伐吳吳使沮衛蹶融犒於荊師而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女來卜乎荅曰卜卜吉荊人曰今荊將欲女釁鼓其何也荅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怒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為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荊人因不殺也

知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以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

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晋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晋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矣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陳未成也而夫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爲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搆於已乃皆朝魏

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爲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爲任鄙戰如賁育中爲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平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耳可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

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術
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
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
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失廢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壽而盜跖
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吳
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
取之患人臣垂拱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嗟唶之禍服虎而
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
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
所以避曾史也所以庸主能止盜跖也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
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獨恃比干之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
也恃怯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爲
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如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

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
人力故得天時則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
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
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則臨
千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爲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
也堯爲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
銖失船則況非千金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
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
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主
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持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
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
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

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者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明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致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鉤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可

上不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樸以道爲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

至也

韓非子卷第八

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為功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以功譽其行而不入關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訣以後息者為勝耳

客有為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

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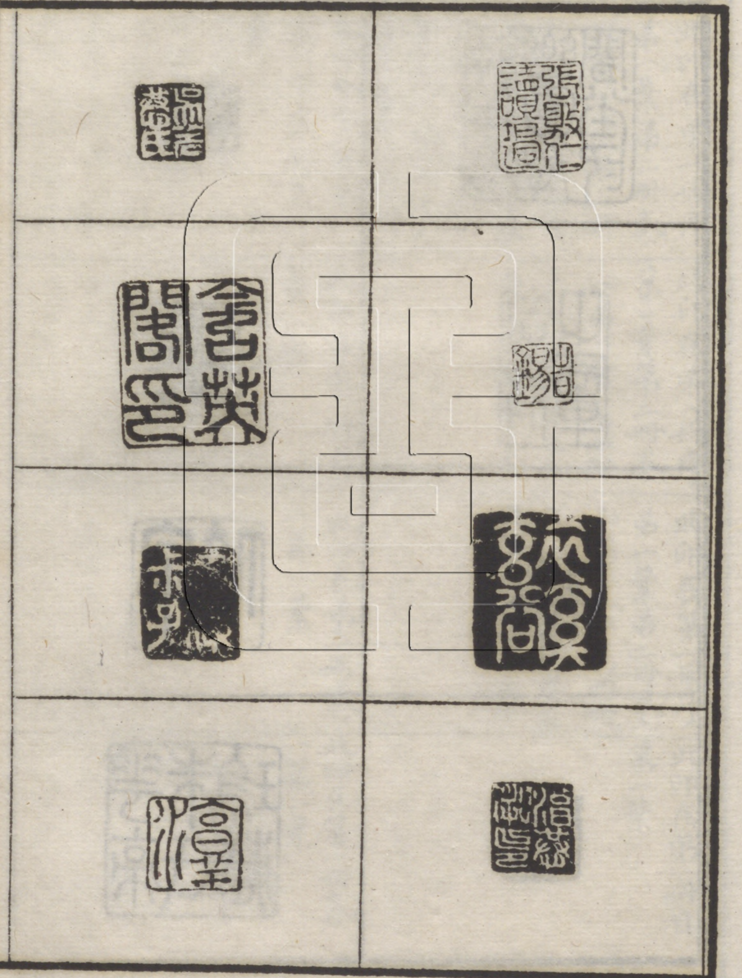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

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成而

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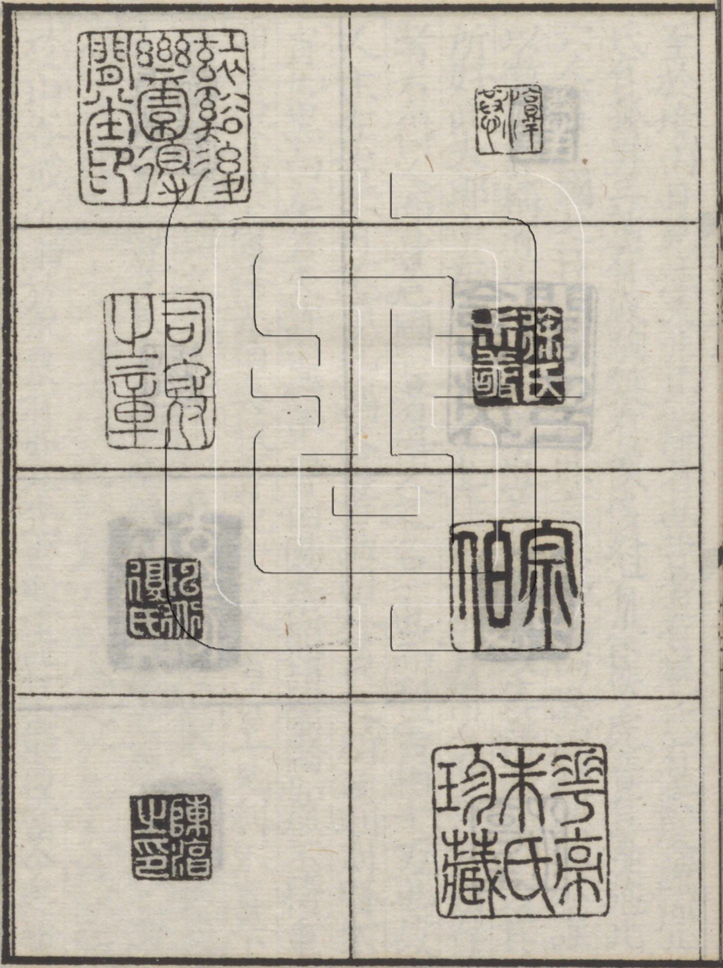
說疑第四十四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



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微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万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頡衞僑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識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者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沉溺於水泉有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

此印在第一冊序第一葉第二冊卷四第一葉第三冊卷七第一葉第四冊卷十第一葉第五冊卷十四第一葉第六冊卷十七第一葉	此印在第一冊目第一葉卷一第一葉
此印在第一冊序第一葉第二冊卷六第一葉第四冊卷十第一葉第五冊卷十五第一葉	此印在第一冊目第三葉
此印在第一冊序第一葉第二冊卷六第一葉第四冊卷十第一葉第五冊卷十五第一葉	此印在第一冊卷一第一葉
此印在第一冊目第一葉	此印在第一冊卷一第一葉



此印在第二冊卷五第十葉第三冊卷九第十一葉第五冊卷十四第八葉第六冊卷二十第七葉	此印在第五冊卷十四第八葉
此印在第二冊卷五第十葉第三冊卷九第十一葉第五冊卷十四第八葉第六冊卷二十第七葉	此印在第六冊卷二十第七葉
此印在第二冊卷五第十葉第六冊卷二十第七葉	此印在第六冊卷二十第七葉
此印在第二冊卷五第十葉第六冊卷二十第七葉	此印在第六冊卷二十第七葉

余既收得影宋鈔本韓非子自謂所遇之厚無過於是方擬手校同異于趙本以備徵信之用適錢唐何夢華過訪士礼居見案頭有此書亦詫為奇絕越一日作札告余曰頃與張古餘司馬談及知韓非子宋刻乃在渠處豈非奇之又奇乎余聞之喜甚即往謁古餘、、未晤蓋古餘與余久神交而未曾謀面者也適西賓夏方米與之熟方米以他事往候請觀其書歸為余言其真余即屬方米往假果以是書來一見稱快始信余本之真從宋本出也然非一本張本缺第十四卷第二葉余本却有余本缺第十卷第七葉張本有之則余本非從張本出矣顧又有疑焉者余本為述古堂所鈔後歸延令季氏此可憑兩家書目信之乃余本中間有與張本絕不相謀者一行一字動見差誤如謂鈔時偽為則十卷七葉何以聽其空白以傳信

于後乎或者所影鈔之本有脩板鈔補之病遂據以傳録故訛舛如是乎此外板心細数及刊刻字数影鈔者或缺或不同大約脱畧及誤書耳至于字之筆畫稍有異同此影鈔者莫辨其形似致有此失也今悉以朱筆手校于上以别紙影鈔宋刻之真者附于末庶不改影鈔之舊并可存宋刻之真倘天壤間又有影鈔之原本出則錢氏之影鈔者亦不任咎矣世之古書何限安能執一以求合耶我輩生遵王滄葦之後而所見翻勝二君此幸之至者也張本為李書年觀察物古餘借校故在郡中觀察為河南夏邑人今官江蘇糧儲道聞其宦于京師欲以卅金求售于孫伯淵、未之買并為言此書之可寶今將子孫世守矣古餘之借難之又難而余之見幸之又幸因并描其藏書諸家圖書以誌源流首列張敦仁讀過一印此書得見之由也

每冊圖書未能悉摹茲但取其一次其先後每印所在遵天禄琳琅例注出某卷某葉日後得見宋刻欲定余手校所据本者可按此知之爰損舊装續補于後他日千里歸索觀此本定詫余喜未見書之性又出渠上矣特未識後之讀書者能諒余區、愛書之一心而不以余為多事否也八月六日甲辰蕘翁識

九月廿日重觀於讀未見書齋 廣圻記

方